

庚子已尽，进入辛丑。辛丑，牛年。有“牛”为“牢”。盖因牛在古代是极重要的生产力、“劳动力”，随便宰牛是要坐牢的。不仅古代，甚至当代——如人民公社时期，牛也不是可以说杀就杀说宰就宰的。即使当下，“牛”也相当重要。例如“牛人”就不是指一般人。纵不肃然起

敬，也不敢轻易招惹。相关说法可谓俯拾皆是：牛市、牛饮、牛脾气、牛高马大、气壮如牛、牛气冲天、气冲牛斗。纯粹褒义的，如老黄牛、拓荒牛、孺子牛。至于一般性说法，简直多如牛毛：九牛一毛、九牛二虎之力、牛头不对马嘴、风马牛不相及、宁为鸡

## 但愿牛年真的“牛”

林少华

口不为牛后，以及汗牛充栋、吴牛喘月、对牛弹琴、泥牛入海、牛骥同槽、庖丁解牛。有语言学者举“牛”为例证明汉字造词功能的强大：以一个“牛”字即可轻松搞定的“牛”词系列，而在英语里简直五花八门：风马牛不相及：cattle（牛）、calf（小牛）、cow（母牛）、bull或ox（公牛）、buffalo（水牛）、beef（牛肉）、weal（小牛肉）、milk（牛奶）、butter（牛油）……

好了，“说文解字”姑且到此为止，下面说和牛有关的两个文学牛人：莫言和村上春树。先说村上。村上有一本随笔集《日出的工厂》，其中一篇写他参观奶牛场：

这里的牛的存在价值可以归结为一点，那就是——一年能产多少公斤浓度高的牛奶……至于性格如何啦容貌如何啦艺术才华如何啦，根本不是评价的对象。举例说，就算有一头牛对自己的能力指数心怀不满，走到饲养员老伯那里说“喂，老伯，我的乳汁可能不怎么出类拔萃，但我在朋友中的评价简直好上天了，深受信赖”，老伯也只当耳旁风，应道“噢，是吗”。

山泉的清澈与野趣，对于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是不容易体会到的。

我最初对泉产生向往，是因为读到了唐代王维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诗句，该诗句充满了山水的画意。

第一次见到泉，是在青年时去镇江焦山访碑之行，见到了向往已久的《瘞鹤铭》原石摩崖，黄山谷所言“大字无过瘞鹤铭”虽有些夸张，但的确伟大，南方金石碑刻不多，气势开张的摩崖更少，《瘞鹤铭》有说是陶弘景书，这想来多半是托名，但我喜陶弘景那飘逸山林的状态，以及由此而生的文章，更喜欢他的那首“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，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”。耽看瘞鹤铭不觉多时，趁着游兴，独自又上了南山。

南山，其实就是几叠连绵一起的江南山峦。据镇江画院山水画家丁观加先生叙说，宋朝的大书画家米芾曾居于此。米芾除书法精湛外，也兼画烟云山水，世称“米家山水”，画面淋漓变幻。缘此我一路上便十分的留意，看看是否能见到米

一句话，产奶能力乃唯一评价指标，其他免谈。更有甚者，就连“性生活”也被偷梁换柱——母牛是假的：母牛模拟台。“乍看像是体操器械或拷问刑具，包着皮，再蒙上一张活生生的带毛牛皮，可以摇动手柄控制高低和角度”。看得村上心想：公牛真能上来情绪不成？也许心有不忍之故，村上早餐好像不是吃面包喝牛奶，而是喝咖啡。

相比之下，莫言的牛故事可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莫言小学五年没读完就辍学了，辍学放牛。“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，懂得牛的表情，知道它们心里想什么。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里几乎无边无际的原野里，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。牛安详地吃草，眼睛蓝得像大海里的海水。我想跟牛谈谈，但牛只顾吃草，根本不理我。”这么着，莫言的牛脾气上来了：上学老师不理回家父亲不理倒也罢了，连牛都不理！哼，俺拿个诺贝尔文学奖看哪个再敢不理！有志者，事竟成。几十年后的2012年10月的某一天，莫言果真拿了诺奖，成了世界性牛人。致辞时他感谢多多，单单忘了感谢牛，感谢不理他的牛……

## 清泉

唐子农



米颠亦真亦幻的“墨戏”罢了。山中的树倒是不少，由于野生于斯，故而枝叶繁茂且参差无序，予人的感觉是苍深浑然一片，倒有些像近代黄宾虹山水图中的景象。一路向上漫行，近半山道上，忽听到一阵阵潺潺流水声，于是，我终于见到了泉……

此后我也相继见到了许多泉，还特意探访了一些名泉。相比之下，我初见的山泉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，它是那种无名流淌在山林之间的一脉清流，但多年以来却时常令我心向往之。原因之一大概还有它生自幽静与野趣的环境，不似其他名泉，每每要挤在人堆中观看，或拥在天下热泉的题名下拍照留念，想来这等高热景区也必然冲撞了山泉本来清幽的气息。

而今，书斋静坐，偶尔忆起青年那些游山时的所见，心中不时泛起一片欣悦。

牛人牛事说完了，再说两句我这个普通人的事，也跟牛有关。莫言辍学，是因为语文老师批评他作文写得不好，他赌气不念了。我呢，语文老师总夸我作文写得好，奈何因了“文革”只念到初一就实质上辍学了。辍学后没放牛。生产队长见我长得活像瘦猴儿，怕管不住牛。说个笑话，假如我也放牛，那么2012年度诺奖得主没准不是莫言而是兄弟我。遗憾！

不过牛也帮助过我。上初一的时候，要步行十里去学校，早晚来回二十里。无边无际到处是雪的原野一条路上，几乎只我一人背书包一步步走着。一天正走着，一辆牛车在我身旁放慢了速度，四五十岁模样的邻村车老板招呼说：“上车吧，孩子，天快黑了！”我快走两步，一蹿高坐在后车板上。交谈中得知车老板也姓林，东北姓林的少，同姓格外亲切。此后每次碰上，他都喊我坐他的车，至少三四次吧。这也让我得知牛的速度并不慢，“非得”一路小跑，比人走路快多了。

那位车老板，去年暑期回乡我还打听过，大弟说早不在了。即使在，也不会再赶牛车了。拉车的牛没有了，牛车没有了。

好在牛年还有，今年就是牛年，但愿牛年果然“牛”，牛气冲天，一举冲出疫情！

年岁上去了，爱读的书越来越少。这里面有两个原因，一是内因，年龄增长了，感兴趣的领域却越来越少了；二是外因，随着现代化步伐快速迈进，书的海里漂浮的垃圾物也越来越多。记得董鼎山晚年写过一篇叫《兴趣》的短文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读书亦然。

不过，我最近读到两本感兴趣的好书：《咖啡文录》和《咖啡地图》（均孙莹编选，收入张伟主编的《海派文献丛录》），我譬喻它是被污染了的“书的海”中两朵绿色的浪花；这两本书又像是“洋场咖啡馆”两扇中式的大门。走进去，选一个惬意的咖啡座，慢慢地品，静静地看。生怕一口气读完，生出书可读的感慨来。

我在上海生活了七十多年，平素喜欢阅读上海史著作，尤其爱好收集与阅读洋场咖啡史料。尽管挖掘史料如同觅宝，是件非常有诱惑力的事，但它的艰辛也是可想而知。过去没有电脑、电子书、数据库之类先进的技术，查询资料要去图书馆，从登记、寻找、复印，要花费很多时间，还要吃尘埃之苦，有的时候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，还找不到一份你所要的资料。真是茫茫大海，一叶扁舟漂浮，何处觅宝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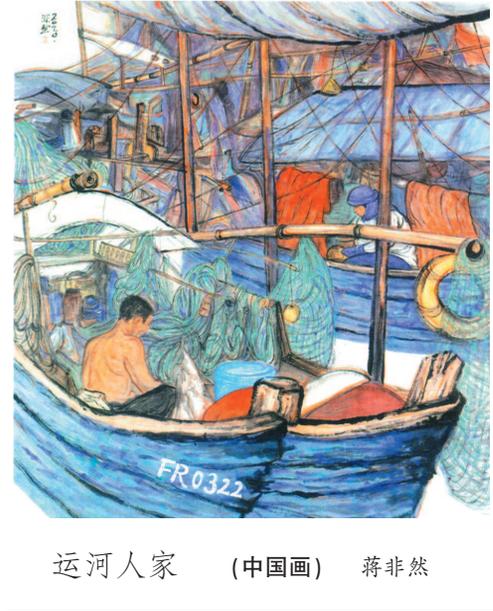
《咖啡文录》《咖啡地图》两本书，把我多年想觅的宝藏一下子小山般的堆在了我的面前，令人惊喜不已。

我统计了一下：两本书一共收录的洋场咖啡文录400余篇，时间跨度从上海开埠到新中国建立长达百余年。大报小报，凡人名士，林林总总，目不暇接。正如学者陈子善评价：“虽然还不敢说已经一网打尽，八九不离十却是肯定的了。”这是丰硕的成果，是对编者艰辛劳动付出的肯定。尽管现在已经有了电脑、数据库，但大量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报、小刊仍然需要用原始的人工操作法，从故纸堆中去寻觅、筛选、编目。如此“八九不离十”的大成，其劳作态度可圈可点。我相信，有了这种愿作铺路石的精神，假以时日，这“十中一二”也能挖出，我们期待的《洋场咖啡文录大全》可闪亮登场也。

读400余篇文章，就如同你在与400余位“老上海”一起喝咖啡、聊天，听他们讲洋场的咖啡馆故事，领略旧上海的经济、文化、民俗风情，让我们后来人走一遭我们无法游历的洋场大街小巷：“酒吧一条街”（朱葆山路）“神秘之街”（四川路）“小维也纳”（犹太人集聚地提篮桥、唐山路）“咖啡一条街”（虞洽卿路）“东方香榭丽舍”（霞飞路）……大大小小的咖啡馆（店）：DDS、凯司令、飞达、梦萝、爵士、卡夫卡斯、米高梅情人、文艺复兴……去看托斯卡舞蹈、欣赏卡琳那歌喉；看算命的印度女巫的巧言令色，也听落魄的俄罗斯小提琴手离乡背乡的哀伤。时光倒流，梦幻神游，让我们回溯黑白年代的繁华与畸形……

读《咖啡文录》《咖啡地图》，让我度过了美好、愉快的阅读时光，让我有幸与众多“老上海”一起品尝往日洋场咖啡的芳香。感谢编者的辛勤付出，也真诚期待，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，再接再厉，编辑出类似的好书：《西餐文录》与《西餐地图》。西餐与咖啡都是伴随着洋人的到来而来的，咖啡是西餐的关门篇、必备品，因此，洋场的西餐文录、地图也一定会与咖啡文录、地图互为补充，相得益彰，同样会让读者感奋。

热切地期待！



运河人家 (中国画) 蒋非凡

平日里，人太忙，忙得脚不沾地，似整天在空中飘着。工作、应酬、琐事占满身心。心中虽知阅读之重要性，但是总把阅读的时间推给一直到了的未来。遇到特殊时期，无法出门不敢出门了，才忽而想起读书的好处来，忽而意识到原来可以读书的时间竟如此充裕，忽而意识到所谓“到不了的未来”其实触手可及。当不幸降临人间大地时，若有幸存者借此意识到某些常被忽视之物的重要性，实可视为不幸中的万幸。这是严寒中的暖意，尤值得珍惜。

## 温暖的去处

张家鸿

论及阅读的意义时，钱穆曾说：“我哭，诗中已先代我哭了；我笑，诗中已先代我笑了。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。有些境，根本非我所能有，但诗中有，读到他的诗，我心就如跑到另一境界去。”生活中有诗歌有好书，然而多数人却对着身边如此丰厚的财富置之不理，任由世俗的功利心无限膨胀，岂非暴殄天物？书的存在，可以填充人群际暂时疏远的空间。不仅可以填充空间，还可以润泽、指引、升华人情交际。更重要的是，书让一颗有些怯懦、惶恐、忧愁的心，有了辽阔温暖的去处。

阅读让我明白，名利是一个人无限接近理想之后的衍生品。不可刻意追求，无需刻意追求。理想倘若远大、超脱、潇洒的，那么名利对于这个人来说就不是素来牵挂的，而是不知不觉经由别人给予的。有之，笑脸相迎，从不逢迎。无之，笑脸相送，从不挽留。因而，心中从来不会患得患失。阅读让我明白，权势是世俗欲望的主要分支，是人间纷争的主要根源。手握权势者，一旦失去与天地众生万物平等对话的初心，又岂能在真理面前守住一颗平常心？权势从来都意味着自我的与众不同、自我的高人一等、自我的盛气凌人。权势只会让人产生争夺的欲望，让身疲惫，让心浮躁。

为了摆脱名利与权势的捆绑与束缚，为了心灵的自由，我选择当一个自由自在的悦读者。我与作者之间是互相给予、相互成全的关系。因为他的书写，我有机会成为读者。因为我的阅读，让他的书写有了独特的启发意义。这里没有名利没有权势，只有一颗素朴淳厚的心。

从今后后，有空时多读书，无暇时少读书。不管多忙多累，总会每天读一会书。与书结缘，自此成了遥远的不可思议之事。尚能如此，阅读带来的何止是无穷的安慰呢？

如果有人问我：过年最想吃的是什么？我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：卤鹅。这是一种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，有着根深蒂固的情结。新年的餐桌上没有鹅肉的身影，于我来说，这年便会过得索然无味了。

潮汕卤鹅是传统名菜，是潮菜中的精华。鹅肉是潮汕人逢年过节必备的祭祀用品，也是待客的隆重食物。家里来客人时，一定要“剥盘鹅肉请人客”，几乎成了潮汕人热情好客的口头禅。俗话说：无鹅不成席。足见鹅肉在潮汕饮食文化中的重要位置。

虽然卤鹅现在不是稀罕的食物，但传统的饮食文化一直在传承，任何节日的餐桌上都需要它的点缀才算丰盛。它是每一个潮汕人的家乡味道，念念不忘的舌尖美味。

潮汕最有名的卤鹅，是澄海的狮头鹅，这是一种体型大、品种优良的鹅种，有“世界鹅王”之美称。鹅清洗干净，挂

起来晾干，抹上粗盐腌渍一两个小时。然后要往鹅的腹腔里塞入适量的盐和南姜。卤鹅之所以味香，重要因素全在于卤料的配制，其中南姜可谓起了关键的作用。南姜又称芦苇姜，是一种特殊的香料，有肉桂和胡椒的混合香味。卤肉、红烧鱼、清炖牛肉和羊肉，都得依靠它来增味起香。

一只狮头鹅有十多斤，卤制时最好使用大铁锅。村民喜欢在家门前支起一个炉子，架上大铁锅，炉里用木材生火。这时，锅里要放入适量的水和冰糖，熬成金黄色的焦糖，再倒入清水、酱油、鱼露、红糖、南姜、八角、桂皮等香料。

卤水烧开了，把腌好的鹅放置锅中，先用猛火煮，过一会儿才改用中火。熬煮的过程中，需不时给鹅翻身，免得烧焦了鹅皮。煮两三个小时后，鹅的颜色逐渐变得金黄，香味不断从锅里往外

冒，随着微风四处飘舞，空气中散发着丝丝缕缕的肉香味，卤鹅就大功告成了。新鲜出锅的卤鹅，油光溢彩，香气醇厚，滋味悠长，让人垂涎三尺。

记得儿时的除夕，祭祖仪式结束后，奶奶还在灶间忙碌着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撕下鹅翅膀，蹲在门坎上啃了起来。家人知道我喜欢鹅

脚和鹅翅，全都留给我。一个春节下来，我能吃掉七八只，这年于我来讲，真是年味十足，从味蕾到肚子，全让鹅肉给填满了。

过年期间，餐桌上必有一盘卤鹅，鹅肉的上面撒上生芫荽，外加一碟白醋，这成了一种标配。这碟酱醋可有点讲究了，潮汕人叫它“蒜泥醋”。将大蒜的青叶或蒜头放在砧板上剁碎，放入小碟里，倒入白醋和食用盐，味道酸而微辣。肉质肥美的鹅肉蘸上开胃的蒜泥

醋，和新鲜的芫荽一起入口，香美而不油腻，鲜滑美味，口感饱满，回味无穷。真是绝配了。

奶奶虽然没剩几个牙齿，却最喜欢啃鹅头，她微闭着双眼，一无旁顾地吮吸着鹅头，嘴角漾着笑意；我也没有说话，举箸夹起一块鹅肉，往蒜泥醋里蘸，连同蒜叶一起吃下，满口酸辣，嘴唇立刻被酸成了白色，太过瘾了。这样的时刻，任何语言都是多余，埋头吃就是了。

在以猪肉为主食的潮汕平原，让人口齿留香的卤鹅，无疑是春节期间最丰盛的珍贵美味。

多年以来，卤鹅的饮食文化，已深深地融入每一位潮汕人的血脉。成了节日的标签，浓稠的年味，有老家味道的乡愁。



我家新年餐桌上总是少不了一碗家乡的烟豆皮。

我家年菜 责编：徐婉青

我家新年餐桌上总是少不了一碗家乡的烟豆皮。

我家年菜 责编：徐婉青

## 走进「洋场咖啡馆」

读《咖啡文录》《咖啡地图》 余之